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ew Left:
Raymond Williams's Theory of Culture

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赵国新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ew Left:
Raymond Williams's Theory of Culture**

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赵国新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ew Left: Raymond Williams's Theory of Culture / 赵国新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600-8336-0

I. 新… II. 赵… III. 威廉斯, R. (1921~1988)—文化理论—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802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李旭洁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336-0

定 价: 1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3360001

目 录

导言 生平为宜与思想遗泽	1
第一章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	30
马克思主义的缺位与知识分子的左倾化	31
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兴衰	38
第二章 新左派与文化批判	47
新左派兴起的背景	50
发展综述	54
老一代新左派的思想成绩	60
新一代新左派的民族文化反思	63
新左派的衰落	70
第三章 文化与社会传统	74
传统的追溯	76
阿诺德与威廉斯	84
艾略特与威廉斯	90
利维斯与威廉斯	93
共同文化	99
第四章 情感结构与文化分析	102
文化分析的诸种形式	105
情感结构	107

情感结构与后殖民批评	115
情感结构与世界观	120
情感结构与文化霸权	125
第五章 文化唯物论与新历史主义	130
文化唯物论的社会起源	130
雷蒙·威廉斯的思想贡献	131
文化唯物论的主要观点和批评实践	136
新历史主义的思想起源和批评特征	141
异同之辨	151
第六章 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与走向	155
思想源流	157
制度化开端	164
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与意识形态分析	166
青年亚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和新趋向	169
威廉斯论电视	175
参考文献	182

导言：生平行宜与思想遗泽

1988年1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播发了一条讣闻，令英语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震悼不已：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因身患绝症，医治无效，于1月26日不幸辞世，享年66岁。英国广播公司很少发布知识分子的讣闻，能享受这份哀荣的都是不凡之士。就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而言，英国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比不上海峡对面的法国，虽说它的思想宽容程度并不逊色：特立独行的思想左派很难像塞纳河畔的同行，在伦敦街头得到公众的追捧。1960年，社会声誉之高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竟因参与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简称CND）的集会，以耄耋之年被捕，与老妻共入班房，相对垂首。而与此对照鲜明的是，1970年，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巴黎街头宣扬毛泽东思想，推销毛派政论小册子——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那段敏感时期，这绝对是胆大妄为的非法之举，然而，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却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你们可不能逮捕伏尔泰。”^①

即便英国知识分子本身，对于自家的思想和学术表现也多有不满，甚至痛切批判，有的自责过甚，有言过其实之虞，但以外人眼光观之，却不失为可贵的自省精神。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学家，以异常激愤的语气，痛诋英国学院派知识分子，挾伐其思想平庸匮乏，学术表现乏善可陈。在他笔下，英国学

^① 这两个事例出自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552页，554页。

界简直一团漆黑，英国知识分子一无是处：他们全无创新精神和能力，放眼全球学界，他们既不占前沿位置，也不居核心地位，他们只是仰仗母语的通用优势，游走于欧美两个大陆之间，甘当文化掮客，专事文化转口贸易，阐释贩卖法、德时新思想，乐此不倦。^①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新左派的元老级人物约翰·萨维尔 (John Saville)，在近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批评英国知识分子思想平庸，不过他的口气比较温和，兼有优扬的成分。他认为，英国的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可称出色之专才，能够悉心教学，诲人不倦，但其短处在于，视野狭隘，囿于专门领域，不善打通，胸襟气局也略显局促，对于校外的文化和政治明显兴趣不足。^②

相形之下，雷蒙·威廉斯，这位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精神之父，无论在学界，还是在舆论界，以其深厚的学养，严谨的私人生活，谦冲自抑的行事做派，一直为人称许，即便他的论敌，也要颌首感佩，这不能不说是异数。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新左派崛起以来，威廉斯一直被视为精神导师。他的突然辞世，让英语世界的新左派深以为憾，他们痛感失去了一个有力的精神支柱。

威廉斯撒手西去之时，正值欧美右翼势力大长之日。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北美，保守派的社会影响可谓如日中天。在英国，新左派的死对头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领导保守党赢得了第三次大选，左翼势力在政坛急剧萎缩，只能退守大学，以笔论政，抒发不满。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在两届里根政府的主导下，正以咄咄逼人之势，意欲鲸吞 60 年代以后残余的激进势力。在东欧，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经济停滞、政治混乱，政府进退失据，社会民怨沸腾，正处在总崩

① Bryan S. Turner. *Ideology and Utopia in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lligentsia: Reflection on the English Cultural Conduit*. In Mike Featherstone, ed.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184-185.

② John Saville. *Memoirs from the Left*.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1.

溃的前夜。在东亚，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届十年，国计民生俱有可观，成绩不俗，可是，欧美很多左翼知识分子却颇感惶惑，担心这是资本主义转型的体现，右翼人士则引以为显例，借以敲打苏联，作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无往不胜之明证。在拉丁美洲，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指针的中南美诸国，经济蒸蒸日上，其市场体制弊端尚未彻底暴露。东南亚及“四小龙”经济崛起，政治民主化步入轨道，似乎也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普世性提供了有力佐证。在非洲，六七十年代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业已结束，社会贫困，政变频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经济贫困的烦恼取代了政治独立的自豪。如果翻阅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就不难体会到政治保守派“不战而胜”的欣快之情。新左派固然严厉抨击苏联体制，但其批判重心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政治高压、舆论钳制和思想僵化，他们很希望苏联政府在内部进行制度创新，为社会主义带来人道主义面目和更多民主成分，而不是希望它彻底垮台，让社会主义事业烟消云散。^① 在这种悲凉之雾遍于华林的伤感氛围之下，威廉斯的猝然离去，使新左派痛失一个指点未来的重要人物。

1988年，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在国家电影学院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纪念演说，对威廉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有一句开场白很引人注目，经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威廉斯是欧洲时代（1492—1945）结束之前诞生的最后一个伟大的欧洲男性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② 此后，威廉斯的纪念文集不断出版，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于今延绵不绝，他生前的著述不断重印，散见于报

^① 新左派对于苏联解体的评论和分析，可参看罗宾·布莱克（Robin Blackburn）所编选的政论集《崩溃之后》（*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书中所收文章，曾发表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② Cornel West. In Memoriam: The Legacy of Raymond Williams. In Christopher Prendergast, ed. *Cultural Materialism: On Raymond Willia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ix.

章上的杂文短论，也纷纷结集付梓。

有关雷蒙·威廉斯的研究，在他本人在世之日就有论著出版，例如第一部研究专著《雷蒙·威廉斯的异端思想》(*The Alien Mind of Raymond Williams*)，只不过这本书的影响很小，引用率不高。在他死后第一年出版的《雷蒙·威廉斯：写作、文化、政治》(*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一书，颇有参考价值，虽说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涵盖威廉斯在文化理论、文学批评、文化社会学诸方面的成就，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该书还提供了一份相当详细的威廉斯著作名录。鉴于威廉斯著作等身，写作时间跨度大，涉及领域不一而足，资料收集整理尤为困难，作者费尽心力，将威廉斯生前著述几乎网罗殆尽，就连几十年前不知名小刊物上刊登的小文章也给翻检出来。这份著作名录的内容相当完备，成为后来著作名录的蓝本。

这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它的前言的执笔者乃是威廉斯生前最有名的弟子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高徒论名师，为此书增色不少。伊格尔顿在剑桥读书之时，颇得威廉斯赏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道路，也是在威廉斯的引导之下。他刚出道之时的著作，深受威廉斯的影响。可是，在 70 年代中期，他开始钟情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痴迷于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结构主义转向”之后，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的思想经验主义气息浓厚，缺乏理论的系统 and 完整，于是他在 1976 年第一期《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宏文，痛批乃师，这一举动，颇为诸多左派人士所不满，认为这是精神弑父情结在作怪。此后师徒关系就一直不太和睦，但也没有达到彼此仇视的地步。如今斯人已逝，结构主义在英国早已退潮，伊格尔顿感慨之余，对老师的思想成就及地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威廉斯无疑是战后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想家……在 20 世纪的英国，他将享有最卓越、最具原创性的文化思

想家的地位……迄今为止，以其睿智、独到的思想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同仁所无法企及的涉猎广度，他成为整个英国左派中的权威人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只有在国外才能找到，如法国的萨特，德国的哈贝马斯。”^①

鉴于二人有过师生关系，这段考评就难免让人心生疑虑，它是否出自伊格尔顿的肺腑，是否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不过，熟悉伊格尔顿思想和文风的人都知道，此人行文铺张，思想锐利，常给人以扬才耀己、盛气凌人的印象，绝不带有英国人常见的那种矜持克制。此公素有早慧之誉（23岁拿到剑桥大学的英文博士学位），成名甚早（30岁出头在批评界享有盛誉），学术地位极高（曾任牛津大学托马斯·沃顿讲座教授，这是英文界数一数二的大讲座，是许多学人觊觎的目标），声望隆重（威廉斯死后，他是欧洲头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只有美国的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才能与其抗衡，但他明星般的人气，则非詹明信所能比肩），更重要的是，此公一向以苛评著称，疾声厉色，不稍假辞色，轻易不肯赞许他人。如此推断，他对乃师的这番考评，恐非敷衍之词、违心之论。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左派崛起而来，在英国学界人才辈出，诸如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E.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汤姆·奈恩（Tom Nairn）、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e）、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人，都是在各个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学人，但以上诸人毕竟是单个领域的权威学者，而非纵横各门学科的通才，与威廉斯相比，他们在研究范围和著作数量上还相形见绌。在

^① Terry Eagleton. Forward. In Allen O'Connor.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London: Blackwell Ltd., 1989: Xii.

四十年左右的写作和学术生涯中，威廉斯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发表了几百篇文章，这当中有五部长篇小说和四部剧本。他的论著内容汪洋恣肆、旁征博引，涉及文化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理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并在每一个领域都不乏独到之见。无论 50 年代就开始蜚声学界的老一代新左派人物（the old new left），还是 60 年代以来声名鹊起的新一代新左派（the new new left）学人，都难与之匹敌。

威廉斯的忘年之交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和《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等书中一再呼吁，人文知识分子应以社会批评为使命，不要画地为牢，将自己的思想视野局限于本专业，而应将思想的触角、批评的笔锋延伸到学术圈子之外，针对社会时局发表见解，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就像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勇于纵论国际时局、批评美式帝国主义霸权一样，切不要把自己的专业研究变成一种准神学式的秘教，只有小圈子内部人士才可细味把玩，让外人无法入其门径，遑论窥视其堂奥。^①

如果以这个标准进行衡量，威廉斯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一名称。他以学院内部文化左派的身份，毕生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始终不懈地关注社会底层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从 40 年代以来到 50 年代初，他致力于工人阶级教育协会的成人教育工作，从 50 年代以来发起新左派运动，积极参与核裁军运动。在 1967 年他与 E. P. 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联名发表《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赞同学生的造反行动。在七八十年代，他又投身于英国的反越战运动、女权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运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三联书店，2004 年；《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 年。

动。《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一书的作者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甚至说：“或许威廉斯是唯一履行过知识分子角色的学人。”^①南非学者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借题发挥说，威廉斯对于公共事物的不断参与，加上他的学术论著和文学创作，这都表明，在20世纪的思想界，唯有萨特可与其相提并论。^②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梅尔纳(Andrew Milner)说：“如果说威廉斯是英国的萨特，那么布迪厄(法国左派社会学家——笔者注)可算是法国的威廉斯。”^③英语世界的学者如此热心地将威廉斯与法国学者相比较，固然是因为双方在思想倾向、影响力度和学术成就诸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英语世界的学者在内心当中，对于20世纪法国的理论，尤其是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有一种难以释怀的“自卑情结”，这是英国学术文化传统注重经验分析，不擅长系统地提炼归纳而造就的理论“自卑”。伊格尔顿就曾表达过这种自惭形秽的感受，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主义风靡英国之际，他带着一股激愤的情绪写道：“目前，任何企图建立一门唯物主义美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这不仅因为这个领域牵扯的问题众多，而且还因为，从英国背景入手介入这一领域简直就是自动取消了发言权。英国让人敏锐地感觉到，它缺乏一种传统，是欧洲收容的房客，一位早慧的、但都是寄人篱下的外来人。”^④

二战之前的英国社会，阶级壁垒森严，反映在学界，那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家族的世袭特征，而成为文化贵族，有名的学者往

① Paul Wilson.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Blackwell, 1995: 252.

② 约翰·希金斯著有《雷蒙·威廉斯：文学、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唯物论》(*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编有《雷蒙·威廉斯文选》(*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③ Andrew Milner. *Re-imagining Cultural Studies—The Promis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167.

④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77.

往出生于学术阀阅世家，就学于牛津、剑桥，这就无怪乎我们在回顾那一段英国文化思想史之时，会看到许多学人都与一些极为熟悉的家族名字联系在一起：达尔文、赫胥黎、斯特拉齐、斯蒂芬（弗吉尼亚·沃尔夫的母亲家），这种近乎文化垄断的格局，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打破了。在一战当中，素有“英格兰之花”美称的贵族精英子弟大量殒命疆场，为寒门子弟在战后跻身于最高学府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像威廉斯这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凭借优异的成绩拿到奖学金才跨过这道高不可攀的社会门槛的，他们在知识界成名，还有待于二战之后，他们步入中年之时。

从民族成分而论，威廉斯是威尔士人。在英国的左翼学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少数族裔”（相对于英格兰人而言），例如，特里·伊格尔顿、佩里·安德森祖上为爱尔兰人，拉尔夫·米利班是比利时犹太移民，霍布斯鲍姆是犹太人，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是巴基斯坦移民，斯图亚特·霍尔是来自牙买加的黑人。虽说各自的境遇不尽相同，但痛切的社会边缘感，成为推动他们批判不合理社会结构的一股巨大动力。

1922年，雷蒙·威廉斯出生在威尔士一个名字叫潘迪（Pandy）的小村庄，这里是城乡接合部，居民以务农为主，也有人在铁路上工作。威廉斯家几代人都是农民，他的祖父在50多岁时当上了修路工。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离开农场，到火车站当脚夫，后来当上了铁路上的信号员。威廉斯就读的学校是一所简陋的乡间小学，全校学生都在一间教室上课，一张帘子将教室分成两个班，一边是八到九岁的低年级，一边是十到十四岁的高年级。^②

① 有关英国知识分子的家族特征，以及一战对牛津、剑桥招生的影响，参见 Stephen Woodhams. *History in the Making: Raymond Williams, Edward Thompson and Radical Intellectuals 1936-1956*. London: Merlin Press, 2001.

② 威廉斯早年的这段生活经历，见 Fred Inglis.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John Higgins.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11.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工党的积极支持者，他的父亲曾参加过1926年总罢工，这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大罢工。在他的那部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边远的乡村》(*The Border Country*)中就有他父亲参与工人运动的影子。在家庭政治氛围的感染下，威廉斯自少年时代开始，就积极参与工党的政治选举活动。在他的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中，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课题。

威尔士乡间淳朴的民风，底层工人阶级的团结与互助精神，这些亲身体验，为他日后接受有机社会观念、倡导共同文化的民主精神奠定了生活基础。可以说，他在青年时代迷恋有机和谐的农业社会，不光是因为受到阿诺德和利维斯等文化怀旧分子的思想影响，也夹杂着他对少年时代淳朴浑厚农村民风的留恋。

1932年，也就是他11岁的时候，他考入了距家不远的艾伯加维尼镇上的一所文法学校——爱德华一世文法学校，这是一所很正规的中学，无论教学设施，师资力量都远逾乡村小学。七年以后，1939年秋，他凭借优异的成绩毕业，拿到了国家奖学金，这份数目不大的奖学金让这位浑身土气、脸上还带有稚气的农村青年进入了剑桥大学英文系。在当年，剑桥的学生大多为贵族和富裕中产阶级子弟，他们多为所谓“公学”毕业生，因出身高贵，言谈举止不免盛气凌人，与寒门子弟大为迥异。从社会底层一跃进入这所“贵胄学堂”，这一人生突变给威廉斯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他开始深切感受到自己与周围同学在生活方式上的格格不入，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这不仅是由经济不平等，更主要是由文化不平等造成的。显然，从威尔士乡下到剑桥大学，其间的心理距离要远于其间的地理距离。即使几十年后，他已成为剑桥教师，享受“高桌”(high table)就餐的礼遇，这种文化心理的隔膜还是挥之不去，这就是底层工人阶级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难以穿透的隔膜。

他的学生伊格尔顿与他有着类似的家庭背景，出于深切的同

感，伊格尔顿在回忆 60 年代的威廉斯时，这样写道：“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单的作风形成很大的反差。他对教员公用室里上演的那些漫不经心的恶作剧一直很不耐烦，甚至多年以后，在为 F.R. 利维斯写的一篇出色的讣告中，仍然说剑桥是‘世界上最粗野的地方之一’……到处听到冷酷、卑鄙、残忍的语言”，“他很快就感觉到，与他在所谓文明的剑桥所遭遇到的那些冷言恶语相比，哺育他长大的那种文化更为可贵”，“他经其一生的政治追求实际上都得益于早年经历的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留下的形成性影响”。^①

30 年代的剑桥大学是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它推动了整个英国知识界向左转的趋势。30 年代中期之前，在剑桥大学的教师当中，左派学人实属凤毛麟角。但是，在 1936 年之后，形势大变，一些科学家开始倾心于社会主义，领导了整个剑桥的左翼政治风气。到了 30 年代末，剑桥大学俨然已是英国左翼势力的大本营。威廉斯在剑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此时正值英国共产党势力发展的最高峰。^②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出现很晚，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才有此类团体零星出现，其成员多为产业工人，殊少知识分子。到了 1920 年，几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宣告合并，成立了英国共产党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有一批知识分子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们大多是出道不久的青年，在国内外没有影响力，在舆论界也未形成强烈的气候。

^①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25 页，260 页，265 页。

^② 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剑桥大学师生的左倾化，见以下两部著作：Neal Wood. *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London: Victor Gallancz, 1959; Stephen Woodhans. *History in the Making: Raymond Williams, Edward Thompson and Radical Intellectuals 1936-1956*. London: Merlin Press, 2001.

在剑桥就学期间，威廉斯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伴随其一生，可以说，他一生所有论著都与这两股思想有关，对于它们，他既有接受，又有怀疑，既有反驳辩难，也有引申发挥。这两股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以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和艾里克·韦斯特（Alick West）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绎派文学批评。3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显著特征是，它奉行的是经济决定论，这是苏联正统理论在英国的变种，简单粗糙，武断教条，它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判断文学作品优劣高下往往以政治立场正确与否为标准。在当时激愤的政治氛围下，这种立论专断的文化理论也成了一家之言，而且在知识界很有市场。不过，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工人阶级的天然情感，而不是因为折服于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学理。他在情感上倾心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理智上，他钟情于30年代以来植根于剑桥大学的细绎派文学批评，细绎派缜密细致的专业批评手法，对保守的学院派文化的批判，最令他心仪。

威廉斯在剑桥的学业进行到一半时，二战突然爆发。1941年7月，他与大部分同学一道应征入伍，在国内进行了两年的军事训练之后，威廉斯和他所在的反坦克部队参加了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伤亡之大，战事之惨烈，令他终生难忘。在战争期间，他是军中为数不多的左翼军官，正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关注军队中开展的成人教育，认识到它有助于草根阶层争取社会平等。二战结束后，他于1945年10月离开欧洲大陆，返回剑桥继续未完的学业。1946年6月，他以一篇研究易卜生戏剧的论文获得了优等学士学位。

战争的残酷惨烈使威廉斯这一代左派的知识分子刻骨铭心，多年以后，他还不断地在文章中提及诺曼底的惊天炮火，这段九死一生的从军经历，使他们成为和平主义者和二战后核裁军运动的重要分子。海外服役的经历也有助于他们克服岛国心态，更具国际眼

光，将思考的触角延伸到英国之外，开始认识到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这一切都为他们在六七十年代参加反越战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和铺垫。

二战之后，左翼激进思潮在英国社会迅速退潮。在1945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创建福利社会，30年代左派的许多政治和经济诉求开始实现。在大学里，保守思想开始占据上风，战前生气勃勃的激进思想氛围已经无迹可寻。威廉斯回到剑桥以后，发现人们的言谈方式与以往大不相同。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英国人正在百业萧条、经济困顿中开始重建工作，已无暇提出新的政治诉求。1945年，美国著名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造访伦敦，为《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组稿，在他眼里，伦敦的文化界一片肃杀之气，近乎幽闲恐怖，^①重见热火朝天的文化论争气氛，还要等到11年之后(1956年)新左派势力的崛起。威廉斯他们这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未来新左派的核心人物，在寂寥与平庸的环境下读完了大学。

1946年10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向威廉斯提供了一份研究职位，但他未接受，反而主动去担任牛津大学校外成人教育的指导教师。在威廉斯的同时代左派学人当中，有许多人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例如历史学家E.P. 汤普森和克里斯托夫·希尔，比较接近左翼的自由派学者理查·霍加特(后以《读书识字的用途》一书成名，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人)也当过成人教育导师。战后英国的成人教育，成为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施展文化政治抱负的重要舞台。

当时，英国的成人教育主要针对对象是那些无缘于正规大学的社会底层青年。它兼有社会慈善和政治宣传的功能，其发端可以追

① Robert Hewison. *In Anger: British Culture in the Cold War 1945-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